

“谢谢”隐性否定用法的功能与机制

何倩* · 袁立秋** · 林秀京***

【目 录】

1. 引言
2. “谢谢2”结构的形式特点
3. “谢谢2”属于隐性否定
4. “谢谢2”的形成机制
5. 结语

【摘要】

在网络社交媒体等场合有些具有积极含义的词语会衍生出一种表达负面情绪或评价的用法，如本文的研究对象“谢谢”。本文认为，这种新型用法属于隐性否定，本质上是为凸显说话人主观感受并达到某种间接言语行为而使用的虚假礼貌策略。本文基于语料对符合该类特征的“谢谢”的结构特征，即组配要件和位置分布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其语用功能以及演化机制。从言语行为的角度归纳了该类“谢谢”的语用功能，大致可以确立为三类：“隐约其辞，弦外有音”示意功能、“正话反说，暗箭伤人”宣泄功能、“超乎象外，得其环中”调侃功能。其产生这种负面情绪或评价的演化机制是虚假礼貌策略及交际主观性。

【关键词】谢谢；隐性否定；反语；语用功能；演化机制。

* 何倩，第一作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应用语言学与国际中文教育教研室助理研究员（568657270@qq.com）。

** 袁立秋，通讯作者。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师（ylq0716@126.com）。

*** 林秀京，参与作者。延世大学校中国研究院专职研究员（lskbox@hanmail.net）。

1. 引言

“谢谢”是汉语中最常用的感谢语之一，指“对别人的好意表示感谢”¹⁾。随着网络用语的发展和渗透，“谢谢”逐渐被赋予了一层新的含义，试看下面三个例句²⁾³⁾：

(1) 鸿渐自知理屈，又不服骂，申辩说：“我撒这个谎出于好意。我后来没告诉你，是怕你知道了生气。”柔嘉道：“不错，我知道了很生气。谢谢你一片好意，撒谎替我娘家挣面子。你应当老实对母亲说，这是我预支了厂里的薪水买的。”

(2) 编剧不会写可以不写。每天饭点专门等两集八分钟的剧，结果等到最后大结局是个 badending，谢谢你啊，我看电视剧不是来找苦吃的。

(3) 新赛季吕布大招的改动真的是服了，策划，我TM谢谢你。

这些案例中的“谢谢”都附带了某种负面情绪，例(1)看似委婉言谢，实为暗里藏刀，在后面立马指出对方当时不应该擅作主张，含蓄地指责丈夫行事鲁莽、弄巧成拙；例(2)先描述自己为了跟进剧集更新付出了多少努力，而大结局却令人大失所望；例(3)所传递的情绪更加直接，用“谢谢”包装了自己对于游戏改动的诸多不满。可见该词已经衍生出了一种区别于“感谢”的释义。据此，我们可以分化出表达感谢义的传统用法“谢谢1”和表达负面情绪的新兴用法“谢谢2”。而且，虽说上述三个例句都表示负面情绪，但每句中“谢谢2”的意味或程度不尽相同。

经考察，“谢谢2”多见于网络社交媒体，在文学或影视作品中也能找到少量踪迹，而在近五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家标准等官方文件中均未现过身。本文随机抽取了BCC语料库及CCL语料库中符合条件的1225个例句，以求更全面、真实地反映该用法的使用现状。本文将以现代汉语(尤其是网络用语)中的“谢谢2”为研究对象，依次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1) 能否从形式上找到分辨两种“谢谢”的线索？2) 具体而言，“谢谢2”能表达哪些交际效果？3) “谢谢2”是如何演化而来的？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p. 1452。

2) 网络用语在风格上比较接近日常口语，但形式上更加自由，尤其是标点符号及用词时常偏离规范用法。为方便读者阅读，本文已对取自社交媒体的语料略作处理。

3) 本文例句来自BCC语料库及CCL语料库。

2. “谢谢2”结构的形式特点

“谢谢2”是一种新颖的表达方式，先弄清楚它具有哪些标记成分及分布特征有助于直观地分辨出它和“谢谢1”。

2.1 “谢谢2”的组配要件

“谢谢1”通常省略主语，且被感谢的对象没有明确的人称限制，如“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他(们)”“谢谢老师”等。而“谢谢2”不然，它在构造上存在一些可供提炼的“最大公约数”。

2.1.1 主宾语的人称分布

无论主语还是宾语，在人称的分布上都存在高度不平衡的特点。例如：

(4) 就因为他那打来的几个电话，害我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了……[我]真是要谢谢你啊，为什么总要这样克着我。

(5) 情侣煲电话粥，我关掉窗子依旧听得清楚得很，说也不是，已经被折磨到暴躁。
[我]谢谢您啊，让我做篇完型都烦躁得很，还有完没完了啊。

(6) 没人骂小贾啊。CP粉别给我们扣帽子了，我谢谢你们。

(7) 国庆休七上七是种啥体验？什么体验，我谢谢你全家，就不能正常放假不调休吗？

(8) 自从《形势与政策》换了那个女老师，我的分一直82，我真谢谢她，这个分拉低了我两学期的成绩。

在所有用例中，主语无一例外使用的都是第一人称(包括省略主语的情况)，强调说话人自身的主观感受。在宾语选择上，例(4)说话人本身是在抱怨那个打来电话坏了自己好事的“他”，但“谢谢”的宾语却是“你”，针对的实际是同一个人，但人称发生了转换。说话人可能觉得用第三人称似乎不足以表现出自己心中的怨气，于是从主观上设想了一个面对面的场景，以获得当面发泄的快感。例(4)–(7)情况相同，这些案例说明“谢谢2”在宾语的选择上偏好明显，多是说话人“我”对听话人“你”的否定性评价或回应。

从对话料中宾语的占比分析来看，“谢谢2”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宾语都分配给了第二人称(如“你、您、你们、你全家”)等，见例(4)–(7)，占比89.4%；使用第三人称(见例

(8))的用例仅有3.3%;另有小部分指称不明的情况,表现为“谢谢”单用且因语境不够具体而无法还原出宾语,占比7.3%。

2.1.2 主宾语的隐现情况

与“谢谢2”搭配的主语和宾语可以共现,可以同时省略,也允许省略主语而保留宾语。需要注意,当出现主语“我”时,宾语一般不能被省略,除非是“我真的会谢”这种已经固化的情况。例如:

- (9)a. 迅雷,我谢谢你,不开会员100k,开了会员9k。
 b. *迅雷,我谢谢,不开会员100k,开了会员9k。
 c. 迅雷,谢谢你,不开会员100k,开了会员9k。
 d. 迅雷,谢谢,不开会员100k,开了会员9k。
 (10)单元有密接把我封了,我妈说家里也封了,我真的会谢。

例(9b)的可接受度较低,在语料中也没有发现“我谢谢”不接宾语或无前置性副词性成分修饰的用例。也就是说,与“谢谢2”搭配的主语和宾语的隐现虽然都比较自由,但省略时二者存在一个优先度排序:只有当主语省略后才会考虑是否省略宾语。

同时,本文考察了语料库中“谢谢1”主语为第一人称、宾语为第二人称时共现的情况,仅占总体语料的0.59%,属于非典型用法。而这种主宾语共现的情况在“谢谢2”中十分常见,这说明主宾语的隐现情况是区分两种“谢谢”的重要形式依据。

2.1.3 语气词

语气词可以将某些情绪具象化,引发听者或读者的情感共鸣。很多语气词,如“啊、哦、呢、呀、哟、嘞、喽、哈”等,都可以和“谢谢2”结合使用。例如:

- (11)谢谢你啊,武汉,开学就很头铁,放假就封校,谢谢你哈!
 (12)米哈游我真是谢谢你哇,不保底不出货是吧。
 (13)a. 谢谢啊,一觉醒来家变中风险地区了。
 b. 谢谢,一觉醒来家变中风险地区了。

尤其在主语和宾语同时省略的情况下,使用这种方式会比光杆形式的“谢谢”带有更强烈的负面情绪色彩。如例(11)和例(12)随着“啊”和“哇”的加入,无奈和郁闷的感受

得到了突出和延伸。但是例(13a)与(13b)相比,例(13a)更能表达说话者的心情低落,读者能感受到情绪,而(13b)则使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种积极的情绪。

2.1.4 前置成分

通过语料库整理发现,“谢谢2”前面有各种成分出现。因此,本文将“谢谢2”前的这些词语组合视作一个整体,用“前置成分”来指称。这类前置性成分同样能够加强否定情绪的表达。例如:

(14) 王者荣耀真牛呀,打六场娱乐,五场都是输,哈哈我半个月玩一场,你就是给我这些“厉害”队友,我真是谢谢你呀。

(15) 老子辛辛苦苦剪了半个小时[视频],在那儿对字幕条,结果封面一整个标题出来里面字幕内容全乱码了,我真是TM的谢谢你全家。

(16)a. 真的会谢!封寝能理解,超市涨价什么鬼,超市老板您没事吧!发疫情财!发学生财!

b. *谢!封寝能理解,超市涨价什么鬼,超市老板您没事吧!发疫情财!发学生财!

例(14)“谢谢2”前只有一个副词性成分“真是”;“谢谢2”前可能不止有一个修饰词,如例(15),“TM的”也很难说是一个副词;例(16a)的格式已经固化,一般不能拆开使用;例(16b)不合法。从以上例句可以看出,“谢谢2”的前置成分,虽然形式多样,但是都有加强语气的作用。

此外,还有一些不太好归类的变体在结构分析上可能会偏离这几个组配要件,如从“Thankyou”口音恶搞而来的“栓Q”,如例(17)中的“我真的栓Q”。再如“听我说谢谢你”是转喻而来的句式,可以视作“谢谢2”的同义网络习语。例如:

(17) 刚刚帖子被删了,我真的栓Q。

(18) 咖啡,听我说谢谢你,现在还睡不着。

2.2 “谢谢2”的位置分布

“谢谢2”在句法分布上极度灵活,位于句首、句中、句末均可,有时还能独立成句。根据本文所筛选的1225个语料,就句内分布情况来说,用于煞尾的“谢谢2”最普遍、最常用。如<表1>:

<表1>以句为单位,“谢谢2”的分布情况

句首		句中	句末	单用
频数	330	285	510	100
占比	26.9%	23.3%	41.6%	8.2%

考虑到很多时候说话人说出的是一段话而非一句话,所以本文也从句际角度考察了“谢谢2”所在句于一个话轮内的位置分布(<表2>)。统计发现,包含“谢谢2”的句子较多出现在段落的后半部分。如<表2>:

<表2>以话轮为单位,“谢谢2”的分布情况

前部		中部	后部
频数	305	395	525
占比	24.9%	32.2%	42.9%

综合以上两点,可以作出一种统一解释,即“谢谢2”在使用时具有一种倾向性:先交代背景,再凸出情绪。这么做可以有效降低理解成本,使受话人(包含假想的)通过语境先认识到说话人所反映的问题,以在后续“谢谢”出现时更明确地推断出言外之意。

3. “谢谢2”属于隐性否定

3.1 判定理据

“隐性否定”与“显性否定”是一组相对的概念。顾名思义,显性否定指句中有显性(明确)的否定标记,如否定词“不”、“没”;而隐性否定没有显性标记,是通过隐含在词语或语境之内的含义实现否定的表达。否定言语行为和否定言语形式之间不一定相互对应,“这种目的和形式的分化,是言语交际者追求实现某种交际效果的结果”⁴⁾。从这个角度来说,隐性否定就是用非否定的言语形式来表达否定的言语行为,而且通常带有特定的语用效果。

隐性否定有规约性和非规约性之分。前者是“根据句式等形式,在字面意义的基础上推导出来的否定义”;而后者指“话语的字面形式和意义都为肯定,但是所传递的语用信

4) 孔庆成,「否定修辞作用的语用机制」,『语言文字应用』,第1輯,1998, pp. 59-68。

息却是否定的，听话人只有根据相关的语境因素进行推理才能得出其隐含否定定义”⁵⁾。也就是说，规约性否定是在词汇和语义层面上已经凝固的“以肯表否”的表达式，而非规约性否定则是语用层面的概念，必须借助语用推理完成对会话含义的提取，所以是一种语用否定。

尽管前文发现两种“谢谢”在组配和分布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仍存在一些情况是无法脱离语境去直接确定“谢谢”的含义的。例如：

- (19)a. 谢谢，染了个头发跟没染一样。
b. 谢谢，染了个头发效果很满意。
c. 谢谢，染了个头发。

例(19a)中“谢谢”乍一看似乎表示感谢，但后面的信息又与之格格不入。语义推理在这种前后冲突的情形下失效，从而使听话人不得不借助语用推理完成符合说话人意图的解读。(19b)中，“谢谢”以常用的感谢义来理解和语境非常融洽，无需额外处理；(19c)中，说话人只交代“染了个头发”这个事实，没有提供足量的语境信息，很难推断“谢谢”到底想要说明什么。由此可见，“谢谢2”虽然具有某些显化标记，但在多数时候还是表现出对语境的强依赖性。不难看出，“谢谢2”是一种反讽形式，除了虚假、不真诚等因素的作用之外，和其他策略一样需要具体的语境才能生效⁶⁾。

以上推论说明“谢谢2”属于隐性否定，而且通常是非规约性的。不过也有一些用例(如“我谢谢你全家”、“我真的会谢”、“听我说谢谢你”等)显现出了向规约化发展的趋势，如“我谢谢你全家”成为固定句式，带有比较明显的人身攻击意味。

另外还需注意，说话人使用“谢谢”表达婉拒的情况一般不能归入“谢谢2”。例如：

(20)民国时，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合称清华四大导师的赵元任，被邀请出任南京大学校长，他回电：不干了，谢谢。风轻云淡。不做官做什么呢？做语言学家、做音乐家、做教授，而且都做成了。

原因有二：1)句中明确存在否定词“不”，属于显性否定的范畴，否定义不由“谢谢”承担；2)“谢谢”充当客套话，仍保留有感谢义，实现顾及对方体面、减少因拒绝而给对方面子造成伤害的效果。

5) 王志英，「非规约性间接否定」，《社会科学家》，第2辑，2014，pp. 146-149。

6) Bousfield D., *Impoliteness in interaction*, John Benjamins North America, 2008, p. 121。

3.2 “谢谢2”的语用功能

在“谢谢2”中，感谢义已经全然消解，该词被用于渲染各种负面情绪或评价。这种语用功能是随着使用环境而不断变化的，因此有必要找准内部差异并划分类别。龚如昕(2022)探究了“我真的会谢”的功能，一表郁闷、无语，二表激动；裴劭波(2018)区分了“感谢义‘谢谢’”和“非感谢义‘谢谢’”两类，后者即本文所谈的“谢谢2”，但其并未对“非感谢义‘谢谢’”分类讨论，仅简要提及该类用法可以表达生气、埋怨、挖苦、无奈。

从既有研究可以看出，单从情绪意义来分类具有明显的短板：1) 语言具有模糊性，人们对于同一个句子的感受存在差别，意义标准很难达成一致；2) 难以控制限度，分得太少、太细都不好，而且不同意义之间可能存在交叉。为解决以上问题并找寻更加简洁高效的分类效果，本文将尝试从言语行为的角度来归纳其语用功能，大致可以确立为三类：示意功能、宣泄功能、调侃功能。

3.2.1 “隐约其辞，弦外有音”：示意功能

带有示意功能的“谢谢2”可以理解作为一种提示性的话语标记，它本身不具有强烈的施为性质，但可以将语境中暗含的会话含义标示出来并加以强调。这种示意可以是指出对方观点或立场的问题，用于申辩、反驳、抗议；也可以发出警告或提醒，给予对方心理压力，催促其尽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从而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例如：

(21) “设若你能还老张的钱，你还寻死吗，叔父？”王德问。“我怎能还他的钱？”
“我回家对父亲说，他借与你钱，将来李应再慢慢的还我父亲。”“傻孩子！你父亲那是有钱的人！”“他有！一收粮就有好几十块！”“几十块？那是你们一年的用度！傻孩子，我谢谢你！”

(22) 男星出轨能有多社死？不管是男星还是男性，出轨社死这个都叫活该，谢谢。

上面两例都是基于自身立场出发，认为对方观点或认知有误，“谢谢”呼应了语境中暗含的纠正或训话的意味。虽然没有明面上指出对方所言差矣，但画外音是想提醒对方意识到之前有说得不对的地方，例(21)类似于“请你搞清楚”，例(22)类似于“这都还要我来提醒吗”。

(23) “我们看上去像受迫害？被洗脑？没自由？想要换一个更好的政府？谢谢你的建

议，中国现行制度运转良好。”周蕊青的这一回答在该论坛上获得了77万多次阅读，超过2万个赞，而当它“回流”国内网站时，更是引起了海量的评论和点赞。

(24) 艾丽丝：什么？昂色尔迈老爷？让他做我的丈夫？

阿巴贡：是的，就是他，年龄还不到五十，有家产，阅历丰富，人很稳重。艾丽丝：（向爸爸敬了个礼）我谢谢您老人家！对不起！爸爸，我不嫁了！

例(23)中，周蕊青先用一连串问句对谣言提出质疑，后面的“谢谢你的建议”自然不可能是发自内心的感激，而是用以反驳，表达自己比国外散播谣言者更清楚中国的情况，不需要他们来品头论足，绵里藏针又不失风度，形成了有力反击。例(24)中，女儿的一句“谢谢”，预示后面将对父亲的安排提出抗议，意在希望对方慎重考虑她的人生大事。

(25) “你们没办法第一个登陆月球。是那只地鼠的后代赢了比赛。”我咬咬下唇。我又失言了。“谢谢你，你可以不用继续侮辱我了。”它说。而我明白，这是最后通牒。

(26) 日本向联合国申遗中国唐朝史料，请（有关部门）管管。谢谢。

2例(25)语境中的“失言”、“最后通牒”等词语，表明了说话人因为对方言谈不当而受到冒犯，于是发出预警，暗示对方不要再挑战自己的底线。例(26)则反映了说话人自身无力改变现状，但又希望有关的职权机构能引起重视，在提醒中暗含了一丝为对方不关注事件或不及时应对的不满之意。

(27) [背景：洪世贤与大舅子（林奕德）的前女友（艾莉）婚内出轨。林奕德仍对艾莉存有爱意，加上想为自己妹妹打抱不平，故知情后将洪世贤打伤。妻子林品如恳请丈夫原谅林奕德，妹妹洪世馨在一旁劝说。]

洪世馨：让大嫂和大哥说两句吧。

洪世贤：我跟她没什么好说的。（看向品如）请你出去，谢谢。

林品如：世贤，我求求你，求求你别赶我走。

洪世贤：对了，我要告诉你，我现在必须和你们这个有暴力倾向的家族彻底地决裂。听明白了吗？（大声喝斥）出去！

例(27)中，洪世贤无论在经济还是权利上都掌握了这个婚姻的话语权，处于更高的权势地位。前后两句话都是在驱赶妻子，但效果不同：第一次下逐客令使用“谢谢”是假借客套话这个躯壳来容纳心中的不耐烦，呼应前面所说的“请你出去”，敦促对方赶紧离开；第二次驱逐则是在对方无视警告、表达执意要留下的请求后的情绪爆发，这也再次回应了前文的警告。

综合来看，激发“谢谢2”示意功能的语境都具备这样的特点：说话人对受话人的言

论或行为存有异议，并迫切渴望自己能澄清立场、摆脱束缚或敦促对方采取行动。这类语境通常已经具备了较明显的情感导向，“谢谢2”是预示或呼应语境内涵的标记成分。形式上，因为往往需要点出反驳或抗议的内容、对象，所以这些“谢谢”通常都带有宾语；功能上，通过表面上言谢的方式快速作结，实际是为了提前截断受话人在后续进行追问、争辩或劝说的潜在可能，并暗示其尽早按照说话人的预期行事。

3.2.2 “正话反说，暗箭伤人”：宣泄功能

宣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嵌入了“谢谢2”内部，可以用于直接发泄情绪，实现诸如嘲讽、抱怨、斥责、控诉等语用功效。比如，当说话人觉得对方的言行超出常理，令自己感到不可思议时，这时“谢谢2”起到了嘲讽对方所言所为的荒谬之用。例如：

(28) 我们还被特别待遇了啊？谢谢你啊！绝大多数出口的东西，貌似都比内销的要好得多，国内？

(29) 谢谢，坐个车差点出车祸。

例(28)是一名网友在“3·15”晚会揭露老坛酸菜方便面事件后的反应；例(29)虽未交代具体原因，但可以推断出这位网友很可能是在暗讽司机车技差，或者其他车主因不遵守交规险些搞出车祸。

(30) 宏达白眼一翻，挖苦的说：“谢谢你啊，就是你让小佩传的那封信给我舅妈搜出来了，才弄得这么鸡飞狗跳。你还要我传信？别害人了吧！”

(31) 大中午打电话让我上班，外面温度39度，谢谢你哈。

例(30)和(31)偏向于表现归咎或埋怨的心理，隐含在“谢谢”里的意思是“都怪你害我遭罪”。

(32) 波拉契奥：是的，那全是我一个人干的事。

里奥那托：不，恶人，你错了；这儿有一对正人君子，还有第三个已经逃走了，他们都是**有分的**。两位贵人，谢谢你们害死了我的女儿；你们干了这一件好事，是应该在青史上大笔特书的。你们自己想一想，这一件事**情干得多光彩**。

(33) 最后，他实在忍无可忍。他停了下来。恼怒得声音都发抖了。“我并不需要你们这些杂种羔子这样编排我！谢谢你们的款待了。”

例(32)和(33)则是说话人遭受了来自对方的巨大损害或侮辱,意在发泄心中积压已久的不满和愤懑,指控对方不可饶恕的罪过,带有强烈的控诉、训斥意味。

综上所述,“谢谢2”在表现宣泄功能时,说话人的侧重点不在于强调自身的理性或抬高自己的身份,而是抓住“对方损害了自己利益,并造成难以挽救的过失”这个前提发起攻击,比起示意功能而言,在语气上更加冲撞、冒犯,这一点从更高频地使用语气词上也能窥出一二。

3.2.3 “超乎象外,得其环中”: 调侃功能

以上两种功能基本涵盖了“谢谢2”最常用的情形,但实际上还有一部分“谢谢2”并不传达负面情绪,而是夹带着调侃或自嘲的态度。例如:

(34) [背景:一段视频中,跑步机说着:“买我的时候你说你想瘦,我看你现在挺会享受,牵我挂衣服也就算了,下次能不能把水拧干,水滴到我的身上都生锈了。”]#脱口秀段子能有多扎心#谢谢,有被冒犯到。不得不说我觉得这个现实我懂,但是我真的不想接受啊,毕竟认清现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35) 我朋友说,我昨天说梦话都说的是英文。哈哈哈哈哈,因为昨天录课太累了吧!全英教学谢谢你。

例(34)中,说话人觉得段子内容讲述得过于直白、露骨,有点故意戳人痛处的味道,就好像在影射自己现实情况十分不堪一样,但这又确实是事实,让人又不得不去接受。虽然表面看着像是被对方的这种间接的“批评”给冒犯到了,但自己实际上并没有生气或沮丧,反而开始反思自身,因而这里的“谢谢”理解为自我调侃更合适。例(35)同理,因为全英教学录课太累,本想抱怨但又觉得说梦话都是英文很搞笑,发出了一种啼笑皆非的感慨。

这里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以上两例的“谢谢”不表达真诚的感谢,当然也就不属于“谢谢1”;同时,它所出现的语境又比较轻松、诙谐,不太适合用来渲染负面情绪,所以也不是典型的“谢谢2”用法。那有必要再划分出一个新的“谢谢3”吗?前文谈到,“谢谢2”属于隐性否定,暗示某种负面情绪。随着使用频率的加大和使用规模的扩散,这种否定倾向已经潜移默化地在群体内部植根。人们既然可以赋予这种用法否定义,那自然也可以用来“否定”这种否定的用法,这一点将在后文展开讨论。

4. “谢谢2”的形成机制

从词源来看,“谢谢”是由“谢”经过构形重叠而成的结果,最初表尝试义,后逐渐演化为构词重叠,尝试义脱落,感谢义用法提升,这一期间之内应该包含着一段从“谢”到“谢谢”的双音化过程⁷⁾。“谢”这个字早在上古就拥有众多义项,如拒绝、辞别、道歉、告诉等。“谢”的感谢义最有可能发源于道歉义。本文认为,表感谢义的“谢谢1”是由“谢”自道歉义和双音化逐渐发展而来的,而这只是一种演变的走向,拒绝义这个义项基础加上热衷于开发旧词新义的网络环境,为衍生出表隐性否定的“谢谢2”提供了语义选择上的可能性⁸⁾。由于“谢谢2”带有明显的语用导向,基于交际需求深入考察其形成机制显得分外重要。

4.1 本质: 虚假礼貌策略

按照王建华(1998)的说法,“发话者故意借助字面礼貌这一手段,意欲达到的实际效果可能是不礼貌的”,这种“表面上的礼貌而实际上的不礼貌”可以称作“虚假礼貌”。在此之前,前人已为虚假礼貌现象描绘了整体的画像。反语(irony)描述为一种用(看似)友好的形式来表达冒犯意图的方式,可以称为虚假礼貌(mock politeness)⁹⁾。虚假礼貌其实就是讽刺(sarcasm),指的是使用明显不真诚的礼貌策略但仍保留着礼貌的表面形式,并将其划入不礼貌策略的亚范畴¹⁰⁾。以上的观点是内在一致的,仅使用了不同的术语来描述该现象¹¹⁾。

Leech(1983: 82)提出的反语原则(Irony Principle)是虚假礼貌的核心:

如果你必须引起冒犯,至少要以这样方式来实现:不明显违背礼貌原则(Polite Principle),但又能让受话人通过会话含义间接地理解冒犯之处。

有些礼貌用语比较容易视作反讽性解读(ironic interpretation),且反语常常超过

7) 储泽祥、黄云峰,「“谢谢”的词汇化:从构形重叠到构词重叠」,『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辑,2017,pp.106-110。

8) 李海霞,「“谢”的道谢义的性质和发展」,『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辑,2009,pp.175-180。

9) Leech G.,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gman, 1983, p.144。

10) Culpeper J., “Towards an anatomy of impoliteness”,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25(3), 1996, pp.349-367。

11) Bousfield D., *Impoliteness in interaction*, John Benjamins North America, 2008, p.1118。

当前场合所要求的礼貌程度,即过度礼貌(over polite)。“谢谢2”主要的使用场合是网络社交媒体,语言表达一般都很随意,所以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使用与环境不太洽和的语言形式就容易形成反讽效果。可以说,“谢谢2”就是反语原则的实践,借助礼貌、得体的外壳来包装负面情绪,从侧面否定受话人的言行,意在凸显自身的正确、理性、高尚等正面价值,或含沙射影地揭露对方的错误、愚钝、乖张等负面性质。

更进一步说,虚假礼貌实质上能营造出更强烈的反差,言语伤害程度甚至可以超过直接宣泄¹²⁾。而且,相比于直接冒犯对方来说,这是一种相对“高明”的做法,因为说话人在达到冒犯对方的意图的同时,也能规避更多的正面冲突和后续来自对方的回击¹³⁾,这一点在示意功能用例的分析中也提及过。

调侃功能可以结合同反语原则相对的“玩笑原则”(Banter Principle)来解释。前者是虚假礼貌,而后者是虚假不礼貌(mock impoliteness)。有时候,玩笑原则可以视作反语原则的复用,Bousfield(2008: 121)形象地称之为mock-mock-politeness。

(i) You are a fine friend. [字面含义]

(ii) By which I mean that you are not a fine friend. [反语原则]

(iii) But actually, you are my friend, and to show it, I am being impolite to you. [玩笑原则]

既然可以直接用褒义句表达,那为什么要经过两次反语操作呢? Culpeper (1996) 认为,虚假不礼貌是和固有不礼貌(inherent politeness)相对的概念,它是人为加工后的不礼貌表达。在熟悉、亲密的人之间使用带有冒犯语好比一块试金石,有时反倒可以拉近彼此的关系。Slugoski & Tumbull (1988) 发现,在双方社交程度高的条件下,人们倾向于把来自对方的辱骂或冒犯的言语理解成礼貌的另类表达。

这样看来,调侃功能仍然属于“谢谢2”的语用范畴,只是进行了“否定之否定”,虽然还是表达肯定义,但添入了新的互动功能和社交价值。

4.2 动机: 交际主观性

使用这一虚假礼貌策略的动机可以看作是一种“回声”用法(echoic use)。回声(echo)是指回应他人话语或思想的解释性话语,同时也携带了说话人自身的主观态度¹⁴⁾。反

12) Mey J., *Pragmatics: an introduction*,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3, p. 70; 王建华, 「礼貌的相对性」,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第3辑, 1998, pp. 19-23。

13) Leech G.,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gman, 1983, pp. 143-144; Culpeper J., “Towards an anatomy of impoliteness”,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 25 (3), 1996, pp. 349-367。

语属于“回声”，无一例外地包含着态度的隐性表达，总是(至少部分地)取决于说话人对所回应观点的态度信息¹⁵⁾。使用“谢谢2”的动机就在于说话人想要借此凸显自身的主观态度。

这种回声性质也深刻地在形式上得到了体现。“谢谢2”相比“谢谢1”来说是超常用法，应当具备某些能让对方注意到自己意有所指的特征，才能推动语用推理的介入。换言之，“谢谢”不足以提供充分的判定条件(除非语用线索足够多)，因此需要借助一些手段来使这种隐性否定显化。在笔者统计的语料中，仅15.1%的用例不具有任何前文提到的组配要件。

表感谢义的“谢谢1”一般都省略了主语“我”，这已然沉淀为一种语言习俗。毕竟它体现的是因对方的援助而受惠，加上汉语自古有“贬己尊人”的谦敬传统，故隐去主语“我”有助于抬高对受话人的重视程度。而补充上主语“我”则有意强调了说话人的存在感，意在引导受话人察觉对话氛围的异常信号，只有在对说话人投入更多关注或自身作出妥协后，才能化解冲突。

宾语亦然。在维护或补救对方面子时，否定性指向越不明确，越无法直接归因到具体的个体身上，也就显得越礼貌¹⁶⁾。而“谢谢2”的用意是为了让对方感到被冒犯、不舒服，所以恰恰要把那个“始作俑者”给指认出来。尤其当这个对象是对方时，更能达成一种当面宣泄或反击的快感。

语气词和前置成分同样也是强化情绪的标记符号。如果再配合上语气(如“阴阳怪气”)或表情、手势等副语言，还会进一步和感谢性质的言语行为拉开差异，笑里藏刀的意图不言自明。

总而言之，“谢谢1”往往是无标记的，侧重点在于对方，意在感谢对方的恩惠；而表达隐性否定的“谢谢2”通常带有标记，虽然从形式上看似乎也强调了对方，但其言谈重心其实转移到了说话人自身的感受、立场、态度或利益上，并且带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通过指派“施害者”与“受害者”来获得指控对方的合理性。

4.3 两股推力

4.3.1 示意功能角度：敬语内隐的心理距离

14) Carston R., “Metalinguistic negation and echoic use”,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25 (3), 1996, pp.309-332.

15) Sperber D.,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5, pp.231-239.

16) Brown P., Levinson S.,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68-71.

“谢谢”的基本用法(即“谢谢1”)是一种礼貌用语。一般而言,它在不太熟悉或不太亲近的人之间的使用频率会高于熟悉、亲近的人。交际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一般而言不会突然变动,是相对固定的属性;而双方的心理距离会随着会话过程的推进而产生变化。所以在某些不太正式的情况下,使用敬语会显露出说话人想要刻意拉开双方心理距离的目的。这就好比朋友之间常常会用名字或昵称来称呼彼此,而如果突然连名带姓地呼唤对方,往往都是说话人对受话人有意见了,带有疏远的意味;例(5)、(16)、(23)中刻意使用“您”同理,这在网络用语中尤为常见。

礼貌的功能之一是在对话者之间建立起距离,或表现出已经存在的距离¹⁷⁾。这类敬语在语境中的作用下,携带着一种有意与对方划清界线的意图,并企望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的功能。在对方还没有实施相应行为的前提下就预先感谢某人,是一种带有试探性质的表达性言外行为(因为无法预设命题内容的真实性,即对方究竟会不会照做)。通过表现得貌似已得到受话人的肯定回应,这一行为具备了一种社会功能:指认将要感谢的对象,并使其在没有给予(道义上)所要求的帮助时感到愧疚不安¹⁸⁾。这是“谢谢2”示意功能的本质,即为受话人施加了一份义务,使其陷入两头为难的境地:或选择让步,履行说话人的要求;或坚持己见,遭受道德层面的谴责。而宣泄功能的侧重点不在于希望对方根据这一暗示实施何种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需要单独讨论,这一类将在后文论述。

4.3.2 宣泄功能角度:网络骂词的缺位

实际上,这一用法之所以蔚然成风,还离不开网络违禁词的功劳。众所周知,负面情绪积攒到某一阈值后,人们很容易突破理性制约,使用骂骂语来发泄不满。而网络平台为了“防患于未然”以及省去审核管理的麻烦,纷纷建立了违禁词屏蔽机制。然而,虽然骂词在网络环境中被屏蔽了,但人们始终需要一些情绪的宣泄口,所以求而不得时,就不得不借助一些“文明”的形式来包装“不文明”的内容。“谢谢2”所提供的这种代偿性反馈是宣泄功能得以生成的核心要素,网友们借“谢谢2”包装后的“骂词”,在与网络违禁词的斗争中找到了一种微妙的“破约”途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阵营,这种用法也逐渐从小群体扩散到社会大众层面,以致如今成为全民性的流行语。

17) Mey J., *Pragmatics: an introduction*,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3, p. 70.

18) Norrick N., “Expressive illocutionary acts”,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2(3), 1978, p. 277-291.

5. 结语

综上所述,“谢谢2”作为一种隐性否定用法,在交际中不乏为一种有效的话语策略,最常用的两种语用功能是示意功能和宣泄功能,偶尔也能达到调侃的效果。虽说互联网为语言传播和变异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单纯借助平台是远远不够的,网络用语想要流行起来还必须具备足够强的带入感,感谢义消解后所产生的模糊感和开放性是“谢谢2”容纳多向度理解的关键。这种强大的适应及扩散能力使得其快速席卷网络世界,乃至在现实生活中都占据着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单行本>

李平萍,『“谢谢”社会功能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9。

Bousfield. D., *Impoliteness in interaction*,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North America, 2008。

Brown P., Levinson S.,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Mey J., *Pragmatic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3。

Leech G.,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New York: Longman, 1983。

Sperber D.,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1995。

<论文>

储泽祥、黄云峰,「“谢谢”的词汇化:从构形重叠到构词重叠」,『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1辑,2017。

龚如昕,「浅谈“我真的会谢”」,『汉字文化』,第18辑,2022。

何春燕,「语用否定的类型及使用动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3辑,2002。

孔庆成,「否定修辞作用的语用机制」,『语言文字应用』,1辑,1998。

李海霞,「“谢”的道谢义的性质和发展」,『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5辑,2009。

李先银,「基于自然口语的话语否定标记“真是”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辑,2015。

李宇凤,「从“你是说”引述回应看元语解释的否定功能」,『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辑,2021。

刘正光,「反语理论综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4辑,2002。

裴劭波,「“谢谢”的语法化」,『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第35辑,2018。

王建华,「礼貌的相对性」,『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第3辑,1998。

王志英,「非规约性间接否定」,『社会科学家』,第2辑,2014。

Carston R., “Metalinguistic negation and echoic use”,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25(3), 1996。

Culpeper J., “Towards an anatomy of impoliteness”,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25(3), 1996。

Norrick N., “Expressive illocutionary acts”,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2(3), 1978。

Slugoski BR、Turnbull W., “Cruel to be kind and kind to be cruel: sarcasm, banter and social relation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7(2), 1988。

<其他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 BCC: <http://bcc.blcu.edu.cn>

北京大学语料库, CCL: <http://ccl.pku.edu.cn>

【논문초록】

키워드 Key Words	국문	Xie xie, 내포부정, 반어, 화용기능, 진화 메커니즘				
	영문	Xie xie, Implicit negation, Irony, Pragmatics function, Evolutionary mechanism.				
<div>Function and Mechanism of the Implicit Negation of “xie xie”</div> <div>He Qian · Yuan Li-Qiu · Lim Soo-Kyung</div> <p>In networking, social media and other occasions, some words with positive meanings will derive from the expression of negative emotions or evaluation. “Xiexie” has developed a use to express negative emotions or comments in social media and other contexts.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is new usage belongs to implicit negation, which is essentially a false politeness strategy used to highlight the speaker’s subjective feelings and achieve some indirect speech act. Based on the corpu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xiexie”, and discusses its pragmatic function and evolutionary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eech 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agmatic functions of this kind of “xiexie”, which can be roughly establish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signaling function, cathartic function and teasing function. The evolutionary mechanism of negative emotion or evaluation is false politeness strategy and communicative subjectivity. The study of the implicit negative usage of “xiexie” provides a new Angle for the study of a class of words that indicate negative emotion or evaluation with positive meaning in communication.</p>						
저 자	제1저자	하 천 / 何 倩 / He Qian				
	교신저자	원립추 / 袁立秋 / Yuan Li-Qiu				
	참여저자	임수경 / 林秀京 / Lim Soo-Kyung				
논문작성일	투 고 일	2023.02.09.	심 사 일	2023.03.05.	게재확정일	2023.03.20.